

学会与缺陷同行

袁朝庆

二十多岁的时候,曾经在单位负责过一段时间后后勤工作,那时,绝大多数单位都是“前店后厂”,家属院和办公区在一起进出的人员就十分复杂,因此,单位的安保工作就显得重要。我看单位有个老同志没啥事干,就让他负责保卫工作,后来又让他负责后勤采购,结果有的人说他对付外来人员像警察审坏人一样,有的人说他近人情,早上六点后不开门,晚上十一点就关门,回来晚了不让进门,诸如此类等等。

过了几年,我负责的工作重新调整,紧接着那个老同志也光荣退休了,没过多久机关院子就乱套了,不时有信件、报刊丢失,大白天天偷到家属院挨家的撬门入室盗窃,单位的公共财物也不时被盗,到家属院卖蜂窝煤的、收破烂的、打架闹事的横冲直撞,这时他们才知道那个人的价值。

其实,别人身上的缺陷对我们来说,

绝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带来实质性伤害,比如那个老同志盘查陌生人,无非是吓阻了不法分子,而人们善于挖掘别人的缺陷。在一个不成熟的社会,人们不是追求平等,而是追求特权,人们仇官仇富是因为他不是官不是富人,但潜意识里他还是想凌驾于别人之上,于是就想了个法子,挖掘别人的缺陷和不足,挖掘得越多越证明自己正确,无形之中就把自己置于道德的高点,这和如今网络上出现的所谓大V,通过制造网络围观和网络暴力搞道德绑架形成他的话语特权一样。

在物质世界中,优点和缺陷是一对孪生兄弟,有高山必有沟壑,试想一下。在现实生活中,除了骗子以外,正常人人与人之间都会暴露出这样那样的缺陷,我们自身也一样,会把很多缺陷展现在世人面前,但仔细观察你会发现,一个很强势的人往往有担当,工作作风泼辣;一个锱铢必较的人,往往做事很有分寸,悟性高,响鼓不

用重槌;一个直接向领导表达诉求的人,往往信任领导人,比较忠诚;而一个事事都顺从的人,大概率没有责任感和是非观念,当然也谈不上忠诚。

其实,人和人的相处是缺陷的相处,你的优点一定是对别人有利的,你周围的人认为本应如此,而缺陷不一定给别人带来伤害,但会被有心人拿来说事,恶毒的人会在背后嚼舌根,虚伪的人会善意提醒你要扬长避短。人的缺陷就像工业产品一样,出场时就设定好了的,他就是他,没有了那些缺陷他就成了新产品,那一定会有新的缺陷。

孔子曰:“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。”同理可证,喜欢别人优点的比比皆是,而能包容别人缺陷的实属罕见。生活在红尘中的芸芸众生,认识交往的人无数,为什么朋友很少?因为大多数人会整天盯着别人的缺陷,茫茫四顾觉得无人可交,甚至无人可用。因此,我们要学会和别人的缺

陷同行。

当然,人更要学会和自己的缺陷同行,否则,你就会纠结、沮丧,甚至文过饰非以虚伪的面孔示人,而这些如同皇帝的新衣,更有甚者,因为不能和自己的缺陷同行,就会把目光投射在无辜者身上,嫉妒如野草般蔓延,害人害己。

家为什么温馨,因为你和家人之间懂得相互欣赏,能平静的与缺陷同行,和朋友在一起为什么舒服,也是相互包容欣赏对方的缺陷。所以,在生活中,我们明察秋毫,但眼睛要睁一只闭一只;耳听八方,但耳朵要进一半出一半,那闭的一只眼和出的一半话就是与缺陷同行。

学会与缺陷同行,你会发现所有的过往都是上天最好的安排;学会与缺陷同行,你会发现所有的小草、刺藤都有理由成长,所有的野草花木都会在不起眼的地方绽放。

友人立于河畔久久凝望,目光深得如同要收纳下整条河流。他忽然轻声说:“当年教书时,放学后常带学生来河边读书。水声是最好的书页翻动声,青山是最好的课本。”我顺着他的目光望去,河水依旧奔流,撞击山石,跃入深潭,不舍昼夜——昔日稚子书声虽已杳然,但那琅琅余韵,却似化入了河水的波痕之中,日夜奔流不息。

临别时,我们再次穿过儒林堡和后湾新村,那些烟火茶香、水声柳影,已如圆润的卵石,沉入心底。

漂流黄洋河

杨洋

盛夏,友人自上海回平利,执意要去大贵镇看黄洋河,去看他年轻时教书的校园,念叨着河水的清冽与漂流的酣畅。

我们结伴而去,车沿着牛王沟、石香炉盘山路绕行,山色渐浓,林木愈发苍翠,正昏沉间,车已经穿过白家湾最后三公里险路,大贵镇豁然撞入眼帘,宛如一枚翡翠镶嵌于秦巴群山的指环里。

看完暑期空空的学校,我们直奔黄洋河漂流。河上漂筏如梭,水流湍急处,浪花如碎银子般翻涌迸溅。河水自莽莽山隙奔来,时而撞向嶙峋山石,被击碎成雾;时而跌入潭中,瞬间深碧如玉。水流在峡谷之间左冲右突,不时猛地将筏子高高抛起,又倏忽甩入谷底,我们便随着这自然的脉搏跌宕起伏。筏子倏然被水流推入一处回旋,眼见就要撞上石壁,岸边守候的安全员眼疾手快,长竿一伸,筏头轻巧转向,安

全滑出。安全员黝黑的脸上挂着汗珠,憨然一笑:“水有水的性子,摸熟了便好。”

漂流结束登岸,我们踏进了大贵镇儒林堡村,整个村子从河边到山腰处,陡峭的山峰分层分布着。河边的茶园,山腰的油菜花,山顶的水田稻谷在不同的季节呈现出各自诱人的色彩,像是一幅油画挂在黄洋河畔。

刚进村,只见一位老汉坐在自家门槛上,手指翻飞,细切的篾条如被驯服的闪电在指间游走,渐渐显出箩筐的雏形。老人指节粗大却灵巧异常,篾条穿梭翻飞,如编织着无声的岁月经纬。他身旁静卧的小狗,在暖阳下酣眠,肚腹随呼吸轻轻起伏,此际,仿佛连时光也放轻了脚步,不忍惊扰这份古拙的安宁。

再行至山腰处台地,一座朴素的庄园便出现在了眼前:园的老屋皆是土黄泥

墙,覆着灰瓦,门楣刻着“儒林望园”四个大字,它们低伏的姿态与土地亲近,檐下悬着金黄的玉米与火红的辣椒串。步入屋内,古朴的木桌椅浸润着时光的温润,古旧的木格窗棂,框住的已非昔年单调的田畴山影,而是一方映着青山秀水的烙画。人栖居于此,如同悬停于古今交汇的渡口,一面是泥土深沉的呼吸,一面是时代轻盈的步履。

晚间,我们宿在临河民宿。推开木格窗,黄洋河水泛着银色铺展眼前。对岸山影渐渐融入深黛,山腰上几处灯火亮起,如星群不慎滑落人间。晚饭后,民宿主人送来几盏河灯,点燃后轻轻放入水中。烛火在纸罩中温柔跳动,灯盏载着微光随波逐流,被河水轻柔地送向远方。静夜里,蛙鸣虫唱,水流潺潺,汇成摇篮曲般的低吟,轻轻摇荡着整个镇子滑入更深沉的酣梦。

故乡的三月

支荣慧

故乡的三月
是最繁忙的季节
人们在蛰伏一个冬季之后
把力气都释放在田野里
村口的油菜地
随着一阵春风拂过
像波浪一样起伏

桃林里
粉红色的花朵挂满枝头
妩媚得让人爱怜不已
群山包围的稻田平整如镜
等待着农人插上秧苗
村边的小溪
洗衣村妇的欢声笑语
送走了冬季

晒谷坪上
放风筝的少年追着风
他们不知
那些在三月归来的游子
正寻找他们逝去的童年
炊烟升起
村民陆续回家
肩上扛着锄头的背影
一个个消失在黄昏的村子里



朱雀

袁德红

摄

第 1454 期

那些美丽的鸟儿

陈勇

岚皋多溪流,它们像绸带绕进乡野,溪流岸边草木绿得发亮,藤萝爬满石缝,空气里浮动着草木的清甜,美丽的鸟儿在林间唱着欢歌,它们的身影掠过枝头、溪面,像彩色的音符。

我家对门就是岚河,每天天刚亮,那些鸟儿就开始唱歌;画眉鸟的嗓子裹着水汽,婉转得能绕着河面打个旋;麻雀的啾鸣声密集,像撒了把碎珠子在空气里滚,我总被这些声音轻轻托出梦乡,推开窗一看,岚河的波光里晃着鸟影,对岸的树梢上跳着光斑。

楼顶的电线杆是鸟儿的“观景台”,我养了一只田园犬,每次把饭倒进狗盆,那些喜鹊就站在电线上,黑亮的背羽泛着蓝,白尾巴一翘一翘的,眼睛盯着盆里的米粒。我转身进屋,它们就扑棱棱落下来,有的叼着饭粒往天上飞,有的歪头打量趴在一旁打盹的狗,叽叽喳喳吵个不停,胆子大得像这院子的主人。麻雀更机灵,成群结队地来,踩着院角的月季花盆,把盆底的碎米粒啄得干干净净,临走还在晾衣绳上排排站立,像是在行谢礼。

么叔家在六楼,他退休后总在栏杆上摆个粗瓷碗,撒把小米或剩饭,起初只有

一两只喜鹊来,后来竟成了群。每次么叔叔钥匙插进锁孔,楼下的树枝上就“喳喳”地欢叫,像是在喊:“老朋友回来啦。”等他推开阳台门,那些喜鹊早就落在晾衣绳上,有的歪头看他,有的扑棱着翅膀转圈。有次么叔去外地旅游,那窝碗空了一周时间,喜鹊们真就没来过;等他拎着行李刚进门,碗里的米还没续上,领头那只喜鹊就带着同伴飞来了,翅膀扫过阳台的绿萝,叶片上的水珠簌簌往下掉,亲昵得像自家家人。么叔常说:“这些小东西灵着呢,你待它们好,它们就喜欢你。”

平日往乡野去,走在田埂上,总能撞见鸟儿。溪畔的鹅卵石上,白鹭踩着碎步啄食;茶园的枝丫间,麻雀扑腾着抢食。黄金水道滋养出的水稻田边,风里除了稻香,还有各种啼鸣;有的像笛子清亮,有的像铃铛细碎。

前不久带父母去南官山下的桂花村,望着观景台千亩茶园铺成的绿毯,耳边满是鸟叫虫鸣。后来在农家乐歇脚,跟村民聊起这儿的喜鹊真多,大爷突然笑着问:“没啄你吧?”见我们愣神,他指着不远处

的啄你吧?”见我们愣神,他指着不远处的树丛说:“左边那片林子有鸟巢,别靠太近,鸟儿护崽得很,见人走近就会俯冲下

来啄呢!”他说前阵子有个游客没留神走到树底下,被鸟儿追着啄了帽檐,逗得我们直乐。

后来我特意绕到那片树下,不敢太近,就垫着脚尖在枝叶缝里瞅;果然看见几只毛茸茸的小鸟挤在巢里,张着嫩黄的嘴喳喳要食。正看得入神,头顶突然“扑棱”一声,一只大鸟盘旋着俯冲下来,翅膀带起的风扫过头顶,吓得我赶紧退几步。站在远处,觉得大鸟这护崽的模样又凶又可爱,掏出手机悄悄拍了段视频,镜头里鸟妈妈来回衔食的身影,让我感动。

我认识的摄影师袁德红姐姐,总在乡野里追着鸟影跑。南官山脚下的溪涧,她蹲过整月;无人问津的小河边,她架着相机守过晨昏。她的朋友圈中,寿带鸟拖雪色长尾掠过溪面的瞬间,鸳鸯在芦苇丛中依偎的剪影,还有蓝羽鸟儿站在花苞上,都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

姐姐曾笑着说:“你在民宿门口见的,是不怕人的鸟;好多美得很的鸟,都躲在没人踏过的草窠里。”她为了拍寿带鸟喂雏,在南官山的密林里搭过简易帐篷,听了三夜的虫鸣,才等到“鸟妈妈”衔着虫子掠过镜头。那画面里,雏鸟张开嫩黄的喙,大鸟

的尾羽垂在溪水上,连倒影都带着母爱。乡野的民宿总伴着鸟声入眠,推开窗,画眉的歌声像浸了蜜;苍鹭在河湾处立成雕塑,翅膀展开比草帽还宽,尖喙一啄便叼起一条银光闪闪的鱼。

这些鸟儿自在的生活,离不开人们的悉心守护:县林特局的红漆警示牌立在山路口,“护鸟”的字样在阳光下格外醒目;“生态民警”戴着红袖章穿梭在林间,连放牛的娃娃都知道“见了鸟窝要绕着走”。

去年冬天,一只凤头鹰撞在居民楼的玻璃上伤了翅膀,林特局的工作人员赶来时,小心翼翼用毛巾裹住它,带回救护站喂了半个月的鲜肉,等它能展翅盘旋了,选了个晴好的日子放回山林。

今年春天,一只珠颈斑鸠幼鸟从树上跌下来,被热心人送到救护站,工作人员每天用针管喂小米糊,直到它能扑棱着翅膀飞进树林……这样的故事,在岚皋的山坳里总在发生。

暮色漫过田埂时,归鸟的翅尖扫过竹梢,若你也想被鸟声叫醒,不妨来岚皋走走,城里有岚河的喜鹊与你相伴,六楼的阳台能和鸟儿交朋友,乡野的溪涧藏着寿带鸟的祝福。

来客不杀鸡,待客没诚意!家里来客人,杀只土鸡,炒几个土菜,这是我老家牛山的待客之道,感觉不上只土鸡,就表达不出对客人的敬意。

周末,几个朋友说上我老家看看,本来早就想请大家尝尝牛山清茶,待得人感觉浑身发酸。

回到老家,我问隔壁大哥,村里哪家喂有土鸡?大哥摸摸后脑勺,想了想,对门李家好像有几只,不知道卖不卖,咱们村上王家也有几只鸡。我让大哥打电话问下,还真有,于是劳请大哥跑个路买只回来,又随即给老母说烧好水,请老母一会儿杀鸡,我带朋友去牛山上转转,等我回来后亲自焖鸡。

安顿好之后,就带朋友们上山了,去了牛山生态农业园,吹嘘一下牛山的发展远景,天热口渴,请大家品尝牛山清茶。

一圈结束准备下山,打电话问老母鸡弄好没,老母说刚宰好洗净,于是赶紧驱车回家,看到老母正在院坝里剔鸡块,老母也从圈子里搞回各色时令蔬菜,一一洗净切好放在盘子里备用,只差我这个大厨登场了。

老家依然保留着柴火灶,我做主厨,随请老母添柴加火,她最能掌握火候,是个好把式。老母常说人要实心,火要空心,不能一五一十给灶膛塞满柴,要架起火堆,在底下留够空心,这样就在火塘里形成一个空气流通的小循环,火就越烧越旺。

我首先把剔好的鸡块清洗干净,放在烧沸的铁锅里焯水,捞出后沥干。油是老母今年在门前种出的菜籽压榨,待菜油烧出大烟时,再把沥干的鸡块倒进铁锅,喊媳妇快给锅里倒点白酒,夹一块烧着的枇杷树叶在锅里点燃,我迅速翻炒几下,火苗就把鸡肉的腥味,鸡皮上零星的小绒毛烧得一千二净,再加入准备好的干辣椒、花椒、生姜、八角、生抽等佐料,翻炒个三五分钟,一次性加入半锅水,以完全淹没鸡肉为准,再大火焖煮四十分钟,一盘喷香的农家土鸡出锅。

鸡的做法很多,根据客人口味,想吃辣子鸡,我就放入适量的青椒、大蒜片、生姜末、葱等;要是按老家的传统吃法,则是加上泡菜坛子里的酸辣子,酸萝卜片等,出锅就是酸辣土鸡;当然也可以放入泡发的木耳、香菇、干豇豆等同焖煮。做法不同,风味各异,但都特别好吃,深受客人喜爱。

回老家,最馋的还是老母做的那口酸菜蒸饭,它是恒口、五里一带的特色家常饭,盛在碗里形似酸菜炒米饭,实则做法与口感都截然不同,如果用铁锅土灶蒸制,口味更是绝佳!

先把大米淘净,在大铁锅里烧上半锅水,将淘好的大米放进锅,煮的时候用铲子适当搅拌,防止贴锅底。大火煮至沸腾,把米捞出去控干,再把铁锅洗净,倒入菜油,待油烧沸滚后,将切碎的酸菜倒进翻炒,调料还是生姜、蒜,不要再加其他,炒几分钟,就把控干的米均匀铺在酸菜上,加入适量米汤,盖上锅盖,用小火蒸十来分钟,揭盖翻炒一遍,然后再蒸二十分钟出锅。

我亲手烧的土鸡,配上老母做的铁锅酸菜蒸饭,又炒一碗老母晒的牛山酱豆,再从门前掐几片茴香叶,与大蒜、青辣椒一起放进石窝子里捣碎,端出一碟塌辣子增味,客人们用光盘行动向我叫好,直呼:“过瘾!”



山水石泉

甘汶艳

归鸟掠过水面,翅膀扫起波纹,日头正往远山后坠,混着泉水叮咚,不知不觉,我们已经跟着鸟儿来到石泉。

进石泉得先过那座桥,桥栏外的山和水凑着嘴咕:“来啦?”我们头一站就扎进老街。踏上青色石阶,拱形城门框住落日的余晖,把橘红的光筛成薄纱,轻落在老街上。

暮色越来越浓,飞檐成了墨画里的剪影,青藤在老墙绕来绕去,行人踩过的地方,像敲着陈年的梦。城门里的热闹劲儿早已勾着人,想伸手摸摸那些青砖灰瓦。

正走着,舞龙队伍就闹起来了。龙身上的红影与金色鳞片在昏暗中格外显眼,随着队伍移动,像一条长带在古街上穿行。锣鼓声一下子响了起来,把檐角沉睡的黄昏敲醒了。游龙穿梭间,街上的气氛顿时更加活跃,老墙下的灯笼、路边的笑,都成了民俗长卷上跳脱的字,金灿灿地烙在暮色里。

来石泉不吃石锅鱼?那可不算来过。我们钻进老街深处的馆子,鱼是汉江里刚捞的翘嘴白,活蹦乱跳。石锅是后柳镇的青石凿的,锅底的纹路带着凿石匠的手印,据说这样能锁住鱼鲜。

晚饭后踏着夕阳穿过老街,顺着临江的小径往前走,江声先缠了上来。那声儿湿漉漉的,贴着巷尾的飞檐打了个转,又顺着石阶的纹路溜下来,轻手轻脚蹭到脚边,生怕吓着谁。

站在江边,太阳快下山了,远山的轮廓还泡在夕阳里。江水漫上了石阶,看着绿汪汪的。对岸树梢飘着薄雾,慢慢往这边淌过来。江水哗哗地响,声音绕着山脚转。能听见水里卵石被冲得沙沙响,有时候水声贴着水面滑出道清亮弧线,有时候猛地撞在礁石,啪的一声脆响,风又把那声音卷回岸边。山的翠,水的蓝,雾的淡好像都被裹进声浪里。

江水里,人们正闹哄哄地耍,你泼我一下,我过会儿又泼回去,嘻嘻哈哈的。笑声刚来就被水声盖过去,顺着水流打个旋,又绕着衣角漫开。眼底的景随着水声摇曳,连溅起的水花,都带着江声的碎影,自在得很。

第二日,我们来到了后柳镇。刚下车,汉江的碧色撞入眼帘,那绿不是凝滞的,是有纹路的,淌着光的。不必说它如何奔涌,单是那随波轻晃的涟漪、偶尔翻卷的雪白浪花和藏着日月清辉的水色,便知是养育了世代人的活水。

水畔是拔地而起的峰峦,陡崖如削,和江水依偎着。透过层叠翠叶眺望,山挡住更远的视线,却圈出了隔绝尘嚣的幽邃。檐角的炊烟与江雾缠绵,岸边偶尔传来笑声,在这山环水绕的地方,还藏着最踏实的祥和。

往雁山瀑布去的路上,近了,一道几丈高的陡岩横亘路旁——那哪里是山谷,分明是山的筋骨。近乎垂直的岩壁,棱角尖得要划破天光,岩层的褶子里嵌着苍黑的苔痕,是岁月磨不掉的硬气。

站在雁山瀑布前,才懂这山骨是外刚内柔。岩缝里隐着幽深的角落,窄窄的石径引着人往里走,细泉从石壁渗出,叮咚落进石洼,映着头顶漏下的碎光。绝壁上的古藤缠着石缝,野兰在阴影里吐着淡香。

爬山时,遇到了岔路:一条弯弯绕绕往前,转过弯就躲进浓荫里,看着像走不通的死路;另一条径直向上,石阶在草木里断断续续,望不见头。心里的好奇按捺不住,决意往幽处探探。谁知转过弯的瞬间,眼前豁然开朗,既有对美景的赞叹,又有选择这条路的庆幸,连同行的人也不禁发出“哇”的一声,这明明是画中才有的磅礴,此刻却活生生嵌在天际间,出现在我们眼前——

岩壁环抱出一方遗世天地。瀑布似被山风梳理过的银绸缎,从崖顶垂下,簌簌坠入碧潭。那潭水,是天地磨的翡翠汁,凝着幽光,风掠过时,才肯泛起波纹。岩壁上的青苔,是岁月泼的绿墨,深褐岩石作底,墨色或淡或浓,在水汽里洒出湿润的生机,向我们扑面而来,每一滴水汽都藏着古老的絮语,连坠落的水滴声,都漾起了无尽的回声。

离开时,归鸟又掠过车窗,翅膀带起的风里,仿佛还混着初来时的泉水叮咚,那是山水与人间相撞时,溅起的那串带着温度的回响,或许在某个晨雾里,会听见它们轻轻说:“你又回来了。”